

第二章 敘述文的作法

敘述文，照着前面所說的分成兩類，——（一）歷史的敘述文，（二）虛構的敘述文，——現在他的作法，也要分作兩部分研究：（一）歷史敘述文的作法，（二）虛構敘述文的作法。

第一節 歷史敘述文的作法

歷史敘述文的作法，就是：

（一）真實的事實。無論他是來自近史或名著，或是得自傳說與軼聞，總要『信而有徵』，換一句話說，就是要『真實』。有人說，那些戲曲，小說，詩歌，說了多少社會，國家，的事情，把張三，李四，如何如何，寫得活靈活現，好像著者親眼看見似的，難道都是真的麼？要曉得張三，李四，不過是人類

社會中一個一個的分子的記號，書上所叙的張三，李四，不必實如其名，但是忠實的作者，他所叙述的事實，一定是真確的。葉紹鈞先生說：

『……然吾却亦自定宗旨，不作言體，不打誑語，雖不免裝點附會，而要有其本事，

庶合於街談巷議之倫……』……顧頡剛隔膜集序。

所謂『不打誑語』、『要有其本事』就是叙述文要忠實的定論。就像我所引的許多例子，也有詩歌，也有小說，也有古人傳記，沒有一處不是描寫社會的背景，人心的隱秘和政治的黑暗，絕不是各位作者憑空胡謔的。換句話說，歷史叙述文中所叙的張三，李四，可以是假的，而張三，李四的言論行爲，却不能不『有其本事』。譬如紅樓夢上所說的林黛玉，賈寶玉，薛寶釵，襲人，賈母，劉老老等等，實未嘗有其人，所謂大觀園，榮國府，甯國府也未必有其地，但是他開卷便說：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

又說：

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又說：

……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亦只實錄其事，並無傷時淫穢之病，方從頭至尾，鈔寫出來，問世傳奇。

你看他一則曰『曾經過一番夢幻』曰『甄士隱』曰『閨閣中歷歷有

人』再則曰，『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曰『賈雨村』三則曰，『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又曰，『俱是按跡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又曰『亦只實錄其事』可見林賈等雖無其人，大觀園，榮甯二府雖無其地，然而其事確是真實的了。要真實的事實，必須有精確的觀察。

(二) 精確的觀察。遇到一種事故，要想把他叙得真切，必須要先慎重的用一番精確的觀察，把他的真象——原因，現象，結果，和影響——一搜索出來；章士釗先生說：

欲得是說，最宜將當今時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羅而剔抉之，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甲寅雜誌政本。

章先生本是論研究時局政象的方法，其實敘述文的第一步工夫，也只是

把他的真象『爬羅而剔抉之，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蘇子瞻說：

少年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做用，且只作此意求之，

勿生愈念。事跡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仿此。——見與王郎書。

這就是老聃『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的意思。能『凝於神』，能於一事只『作一意求之』，自然可以得着精確的觀察。

(二)筆記。我們對於一種事理欲有精確的觀察，固然要像蘇章二氏所說的要『剝至終層』和『只作一意求之』；但一樁事理，一個問題，一種科學，絕非盡能于一日兩日可以澈底了解的，所以必須把每天研究的心得記錄起來，以免遺忘而備參證。Robert Louis Stevenson 說他行路的時候，身上總帶着兩本書：一本是預備讀的，一本是預備寫的。他遇見什

麼引起他的注意的事物，便把他記在那本簿子上。所記的固然有許多極簡單，僅備遺忘，事後覺得一點價值都沒有的，然而若是須要他的時候，却是一字千金。中國的清代漢學家多遵用此術，以成偉著。如俞樾的羣經平議，王念孫的讀書雜誌，王引之的經傳釋詞，經義述聞，以及江永，戴震，顧亭林，孫詒讓諸學者莫不以日記爲畢生精力所萃，而亭林先生尤異常重視，他說：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者，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

之。

——顧炎武日知錄自序。

可見筆記的關係重大。初記的時候，不必要有次序，隨時記錄，詳略無定，少則一字兩字，一句兩句，多則數十百言，亦無不可。曾國藩一生的日記，哀然盈尺，他的事業，功名，道德，文章，都可於此中求之。胡適之先生在美國留學

時，所做藏暉室劄記，也是這種工夫。書中所記，頗足啓發青年，而他自己讀書做人的方法，也可『窺見一斑』。這是青年應當效法的——不但於研究真實的事理有益，也是練習敘述文的一個好法子。

(四)寫信。書信本不止是敘事的；然而敘事却是書信中很重要的部分。學校的學生，或是商店的青年，可以多找機會把他們的見聞或身親閱歷的事實寫信報告他們的爸爸，媽媽，或兄弟姊妹，或同學或朋友，到是練習敘述文的絕好方法。

(五)取舍。簡單的事物，敘起來很容易；遇着頭緒很複雜，歷史很長久的事體，若是不把材料審查一番，定一個取舍：重要的留着，無大關係的刪去，一定叙得麻煩討厭，茫無頭緒。所以有天才的作家常常叙一兩件瑣屑的事情，便可以代表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生活和情感；或代表一個人

的品格，性情，事業，學問，如太史公作管晏列傳只叙幾條瑣事而兩人的品格，功業，都可從其中看出。又如都德的最後一課只叙述一個小孩子上學的事實，便把法國人對於德國的報仇雪恥的心理，描寫盡致。這便是經濟的手段。

(六)統一。叙述一種故事，所揀選的材料，不但要有關係，且要直接或間接與作者的目的一致的。古今來的歷史，好像一個雜貨鋪子，我們若是志在研究古今教育的變遷，把他叙述出來，便是教育史。裏面所用的材料，當然是直接或間接與教育方面有關係的；其餘的便不要了。若是志在研究社會學，把我們民族生活的變遷及爲生活所起的運動叙述出，便是社會進化史。裏面所搜集的材料，當然是直接間接關於社會問題的。設如你是個文學家，把我們民族發表的思想和情感的文學的變遷叙述出來，

便是文學史，所搜集的材料，當然是直接間接關於文學思潮方面的。假使你敘述文學的變遷，忽然把關於社會學的材料，或教育學的材料，羈雜在裏面，便是違背統一的精神，便要失却本來對於這篇文字所希望的效力。我只拿胡適之做的吳敬梓傳做個例：

我們安徽的第一個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劉大櫟，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縣的吳敬梓。

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他生於清康熙四十年，死於乾隆十九年（西歷一七〇一——一七五四）。他生在一個很闊的世家，家產很富；但是他瞧不起金錢，不久就成了一個貧士。後來他貧的不堪，甚至於幾日不能得一飽。那時清庭開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趙國麟薦他應試，他不肯去。從此，『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後來死在揚州，年紀只有五十四歲。

他生平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詩集七卷，文五卷，（據金和和儒林外史跋）詩說七卷（同）；又儒林外史小說一部，（程晉芳和吳敬梓傳作五十卷，金跋作五十五卷，天目山樵評本五十六卷，齊省堂本六十卷）據金和跋，他的詩文集和詩說都不曾付刻。只有儒林外史流傳世間，為近世中國文學的一部傑作。

他的七卷詩，都失傳了。王又曾（穀原）丁辛老屋集裏會引他兩句詩：『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材。』這兩句詩的口氣，見解，都和他的儒林外史是一致的。程晉芳拜書庭稿也引他兩句：『遙思二月秦淮柳，蘸露拖烟委麴塵。』——可以想見他的詩文集裏定有許多很好的文字。只可惜那些著作都不傳了，我們只能用儒林外史來作他的傳的材料。

儒林外史這部書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見識高超，技術高明。這書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氣，批評明朝科舉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

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這是全書的宗旨。

書裏的馬二先生說：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這一段話句句是恭維舉業，其實句句是痛罵舉業。末卷表文所說：『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正是這個道理。

國家天天掛着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餘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

個給你官做？』不給你官做，便是專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方法。要想抵制這種惡毒的牢籠，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提倡一種新社會心理，叫人知道舉業的醜態，知道官的醜態；叫人覺得『人』比『官』格外可貴，學問比八股文格外可貴，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社會上養成了這種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給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養成這種社會心理。看他寫周進，范進，那樣熱中的可憐，看他寫嚴貢生，嚴監生，那樣貪吝的可鄙，看他寫馬純上那樣酸，匡超人那樣辣。又看他反過來寫一個做戲子的鮑文卿那樣可敬，一個武夫蕭雲仙那樣可愛。再看他寫杜少卿，莊紹光，虞博士諸人的學問，人格，那樣高出八股功名之外——這種見識，在二百年前，真是可驚可敬的了！

程晉芳做的吳敬梓傳裏說他生平最恨做時文的人；時文做得越好的人，他痛恨他們也越利害。儒林外史痛罵八股文人，有幾處是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來指出。我

單舉兩處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

第三回寫范進的文章，周學臺看了三遍之後才曉得『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第四回寫范進死了母親，去尋湯知縣打秋風，湯知縣請他吃飯，用的是銀鑲杯箸，范舉人因為居喪不肯舉杯箸；湯知縣換了磁杯象牙箸來，他還不肯用。『湯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菜，却是不曾備辦；後來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送在嘴裏，方才放心！』

這種絕好的文學技術，絕高的道德見解，豈是姚鼐方苞一流人能夢見的嗎？

最好的是寫湯知縣，范進，張靜齋三人的談話：

張靜齋道：『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

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

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

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

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罇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把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死了。』湯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的典故，不由得不信！

這一段話寫兩個舉人和一個進士的『博雅』，寫時文大家的學問，真可令人絕倒。這又豈是方苞姚鼐一流人能夢見的嗎？

這一篇短傳裏，我不能細評儒林外史全書了。

這一部大書，用一個做裁縫的荆元做結束。這個裁縫每日做工有餘下的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歡喜做詩。朋友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爲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學校裏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

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裏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相與？我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這是真自由，真平等，——這是我們安徽的一個大文豪吳敬梓想要造成的社會

心理——亞東本儒林外史

你看他全篇抱定了『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和『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這兩個主要思想，——其實是一個主要的思想的兩方面——能在一部儒林外史取了那些適當的材料處處皆傾向這個主要思想，沒有一處是和他違背或衝突的。

(七) 聯絡。敘述文的聯絡，應注意(1)時間，(2)空間。待我分別說來：
(1) 時間。敘述一件事，長久的，則以年或月或朝代爲時間的順序；短期的，則以日或時爲時間的順序；遇有不限定期，則以『初』『始』『繼而』『終則』等等表示時序，作時間的線索。我且舉幾個例子如下：

……王倫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夥，把一個「投名狀」來。』林冲便道：『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個便謂之「投名狀」。』林冲道：『這事也不難，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沒人過。』王倫道：『與你三日限，若三日內有「投名狀」來，便容你入夥；若三日內沒時，只得休怪。』林冲應承了。當夜席散，朱貴相別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杖行李，小喽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吃些茶飯，帶了腰刀，提了袞刀，叫一個小喽囉領路下山，把船渡過去，

僻靜小路上，等候客人過往。從朝至暮，等了一日，並無一個孤單客人經過。林冲悶悶不已，和小喽囉再過渡來。回到山寨中，王倫問道：「『投名狀』何在？」林冲答道：「今日並無一個過往，以此不曾取得。」王倫道：「你明日若無『投名狀』時，也難在這裏了。」林冲再不敢答應，心內自己不樂。來到房中，討些飯吃了，又歇了一夜。

次日清早起來，和小喽囉吃了早飯，拿了袞刀，又下山來。小喽囉道：「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兩個過渡，來到林子裏等候，並不見一個客人過往。伏到午牌時候，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結踪而過，林冲又不敢動手，看他過去。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來，又不見一個客人過。林冲對小喽囉道：「我恁地晦氣，等了兩日，不見一個孤單客人過往，如何是好？」小喽囉道：「哥哥且寬心。明日還有一日限，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當晚依舊渡回。王倫說道：「今日『投名狀』如何？」林冲不敢答應，只歎了一口氣。王倫笑道：「想是今日又沒了？我說與你三日限，今已兩日了。若明日再

無，不必相見了，便請那步下山投別處去。」林冲回到房中，端的是心內好悶，仰天長歎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賊陷害流落到此，天地也不容我，直如此命蹇時乖！」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討些飯食吃了，打拴那包裹撒在房中，跨了腰刀，提了袞刀，又和小喽囉下山過渡，投東山路上來。林冲道：「我今日若還取不得『投名狀』時，只得去別處安身立命！」兩個來到山下東路林子裏潛伏等候。看看日頭中了，又沒一個人來。時遇殘雪初晴，日色明朗，林冲提着袞刀，對小喽囉道：「眼見得又不濟事了！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取了行李，只得往別去尋個所在！」小校用手指道：「好了！兀的不是一個人來？」林冲看時，叫聲「慚愧！」只見那個人遠遠在山坡下，望見行來。待他來得較近，林冲把袞刀桿剪了一下，驀地跳將出來。那漢子見了林冲，叫聲「阿也！」撒了擔子轉身便走。林冲趕將去，那裏趕得上？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林冲道：「你看我命苦麼？來了三日，甫能等得一個人來，又吃他走了！」小校道：「雖然不

殺得人，這一擔財物，可以抵當。」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等。」小喽囉先把擔兒挑出林去，只見山坡下轉出一個大漢來。林冲見了，說道：「天賜其便！」……
……水滸。

上邊可以說一篇敘述林冲取『投名狀』，末了二段連用三個『次日』做他的聯絡。又如：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脫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簷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於黃，遇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

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蘇軾方山

子傳。

這篇文章第一段的『少時』、『稍壯』和『晚』是敘述方山子生平的聯絡的線索；第二段中的『少時』、『前十九年』和『今幾日耳』是詳述方山子生平豪俠之氣的線索；第三段中的『今』字也是推論方山子

的人品性格的線索。又如：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官。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史記太史公自序。

這一段文中，以『昔在顓頊』、『唐虞之際』、『至於夏商』、『其在周』和『惠襄之間』等等做聯絡的線索。

敘述文的『時間』是最重要的問題。上邊所舉，皆是顯而易見的就。是不用那些表示時間的字，要其精神，也不能脫離時間的關係。

(2) 空間。這是拿事實發生或演成的地方做聯絡的線索的，如：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

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齊，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

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欲，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二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

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

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

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

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上篇以「奔狄」「遇衛」「及齊」「及曹」「及宋」「及鄭」「及楚」及「乃送諸秦」的狄、衛、齊、曹、宋、鄭、楚、秦諸國爲聯合的線索，而重耳出亡十九年之歷史歷歷如在目前，可當一篇出亡記讀。又如：

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只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強要挨入法場裏看，衆士兵趕打不退。正相鬧間，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的，也強挨將入來。士兵喝

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裏，強挨入來要看！』那夥使槍棒的說道：『你倒鳥村！我們衝州撞府，那裏不會去！到處看出人，便是京都天子殺人，也放人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個人，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挨出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正和士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道：『且趕退去，休放過來。』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担的脚夫，又要挨將入來。士兵喝道：『這裏出人，你挑那裏去！』那夥人說道：『我們挑東西送與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士兵道：『便是相公衙裏人，也只得去別處過一過！』那夥人就歇了擔子，都掣了匾擔，立在人叢裏看。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挨入法場上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那裏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我等過去。』士兵道：『這裏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趕路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得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裏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士兵那裏肯放。那夥客人齊齊地挨定了不動，四下裏吵鬧不住。這

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

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個報，報道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道：『斬訖報來！』兩勢下刀棒劊子，便去開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說時遲，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數內一個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鑼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下裏一齊動手；那時快，却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個行刑的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衆士兵急待把鎗去攔時，那裏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

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士兵便殺；西邊那夥使槍棒的，大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士兵獄卒；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輪起匾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北邊那夥客人，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兩

個客商，鑽將入來，一個背了宋江，一個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鎗來標的……——水滸第三十九回。

上邊這三段文字是敘述梁山泊好漢劫法場，你看他用了『法場東邊』、『法場西邊』、『法場南邊』、『法場北邊』、『車子上』、『十字路口茶坊樓上』和那『東邊』、『西邊』、『南邊』、『北邊』等等表示地方的字眼兒做聯合的綫索，一方面把劫法場的一班英雄的部勒謹嚴，衆志成城，勇氣百倍的情形叙得鬚眉畢現，一方面把這一個法場叙得人馬踐踏，各自逃命，鳥驚獸散，落花流水的樣子，實在可與垓下之戰一段文字同一千古！

(3) 事理。把我們所要敘述的事理，分出門類，按部就班的把他敘述出來，如：

又如：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漢書儒林傳。

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拾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讀曰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漢書公孫弘傳。

所謂『儒雅』、『篤行』、『質直』、『推賢』、『定令』、『文章』、『滑稽』、『應對』、『厯數』、『協律』、『運籌』、『奉使』、『將率』、『受遺』等等，又如『儒術』、『文章』、『將相』、『治民』等等名詞，皆是敘述諸人用以作聯絡的目次的，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事理的線索。但是這種的句子皆是平列的，他們可先可後，把原文兩段中的各句顛倒一下，不見得就失了聯絡的精神；即照原文，也不見得就增加聯絡的精神，因為他們沒有先後輕重的關係，若如下文，便不然了：

……肅乃引孔明至幕下。蚤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峨冠博帶，整衣端

坐，孔明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張昭等見孔明丰神飄洒，器宇軒昂，

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

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

顧先生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爲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見？」

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吾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

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爲生靈興利除害，剿滅亂賊。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卽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爲拂高天之雲翳，仰日

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

孔明聽罷，啞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譬如人染沈疴，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爲難矣。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尪羸已極之時也。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至於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

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寡不敵衆，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皇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爲天下笑耳！

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三國演義。

這是孔明舌戰羣儒的第一節，叙述他和張昭辯論的言語，便就不能像前邊所引漢書那樣平列的句子可以任意顛倒，無礙聯絡，作者便要按着他的自然的順序敘述出來，才可保持聯絡的精神。無論那一件事理，總有他自然的順序，要在作者細心去尋；尋出他的綫索，自然可以『有條不紊』，『頭頭是道』。

(八)重點。敘述文的重點，就是把有關係的事實，加倍敘述，沒有關係的，一筆便輕輕寫過，不再贅叙。一方面可以引起人的注意；一方面可以省却讀者多少腦力，並且可以把減少興趣的文字極力沙汰，約分兩種：

(1)重點與詳情——就是把事實的重要部分詳細地敘述。但是重要的觀察，因人不同，一樁事情，你看見這一部分重要，我看見那一部分重要，這也有一個說法：有時明明詳敘這一面而略其那一面，有時詳敘其軼聞瑣事，而略其遠者大者，即如司馬遷做管晏列傳敘管子則略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大事業，而詳述其與鮑叔交游故事；敘晏子則略其身相齊國，名顯諸侯的大節，而詳述其以越石父爲上客，和薦其御爲大夫的故事。又如儒林外史敘述蕭雲仙如何救老和尚的性命，如何征伐生番，如何在青楓城生聚教訓，如何愛民，如何淡於名利，輕視貨財，說得淋漓盡致，大約有

六七千字，而敘述當時政府薄待功臣，不識臧否的情形，止了了了一百餘字，如下：

蕭采承辦青楓城城工一案，該撫提銷本內磚灰工匠，共開銷銀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兩一錢二分一厘五毫。查該地水草附近，燒造磚灰甚便。新集流民，充當工役者甚多，不便聽其任意浮開。應請核減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零，在於該員名下着追。查該員係四川成都府人，應行文該地方官勒限嚴比歸款可也。奉旨依議。

只此百餘字，與前邊所敘蕭雲仙的人品事功對照，則當時政治黑暗，一般宵小妨賢妬功的情形，已不言而喻。

(2) 重點與位置。重點的位置，前面已經講過，是在前面或後面。但是長篇的歷史的敘述文，或大部的歷史，不盡如此。譬如胡適的許怡蓀傳和李超傳是順着他們的思想的路程和經歷的階段敘述下去，重要的地方

絕不止在篇首篇末兩個地方，然而我們讀了：

(1) 我的朋友許怡蓀死了！他死的時候，是中華民國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點半鐘。死的前十幾天，他看見報紙上說我幾個朋友因為新舊思潮的事被政府驅逐出北京大學。他不知那是謠言，一日裏寫了兩封快信給我，勸我們『切不必因此灰心，也不必因此憤慨。』(三月五日信)他又說：『無論如何，總望不必憤慨，仍以冷靜態度處之……所謂經一回的失敗，長一回的見識。』(三月五日第二信)——許怡蓀傳首段前半節。

(2) 我們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這些問題：

(a) 家長族長制的專制。

(b) 女子教育問題。

(c) 女子承襲財產的權利。